

名家风采

杨杰

一片树叶的艰辛

——与著名作家叶辛交集二三事

(一)

我是一名追随叶辛老师近三十年的忠实粉丝。记得第一次见到叶老是1996年夏天,出生于“中国诗乡”绥阳的我从军校毕业后分配到武警某部任职。那段时间,连队仅有一台电视机每晚都在热播根据叶辛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孽债》。“追剧”久了,就想着如果有一天能见到作者本人,该是件多么美好的事儿。

真巧,一个周末,趁轮值外出之机,我路过贵阳紫林庵新华书店,只见横幅上写着“著名作家叶辛《孽债》签名售书活动”,门口已排起长长的队伍。我赶紧排队买了两本书,并在归队之前火速“抢”到叶老的亲笔签名。我给叶老敬了一个军礼就匆匆离开,那股兴奋劲真的无法用文字表达。

那次最大的收获,是我从一名24岁黔北文艺青年的视觉,或多或少感受到了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的魅力,尤其是剧中五个娃从西双版纳到上海寻找自己亲生父母的艰辛、喜悦与波折,至今还深刻在大脑中。

之后近二十年都没机会见到叶老,但叶老的作品我是能通过各种渠道读到的。我有每到一城市都抽时间逛当地书店的习惯,不论是求学,出差还是旅行,而每到一家书店,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去问销售员,是否有叶老的新书售卖?

(二)

和叶老的又一次交集是2016年。在导师李裴带领下,本人策划并主编了“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二十部描写贵州古镇的系列长诗。负责创作习水土城古镇的遵义诗人陈乔和习水诗人刘喻完成三千余行长诗《厚土红城》后,陈乔给我说,她请到了著名作家叶辛写序。不到一个月,陈乔将序言交给我时,我感到特别兴奋。

真正聆听叶老在正式场合讲话是2018年冬天。我们相遇在合肥,那次是在诗刊社主办的第八届中国紫蓬诗歌节上,叶老的主旨演讲让我作为一名贵州人感到无比自豪。叶老说:“今天我们相聚安徽肥西紫蓬山,我给大家讲几个发生在我的第二故乡贵州的故事……”叶老讲故事栩栩如生、精彩动人。最后,他谦逊地说:“我不是诗人,我是写小说的,但我的第二故乡贵州是一部有故事的长诗,希望来自全国的诗人朋友们去写写我的贵州吧!”

2019年,本人策划并主编“书写新时代大英雄”系列长诗时,自己创作了一部长诗《守望茅台》。那部长诗是写季克良先生的,修改定稿后我征求季老意见请谁写序时,季老说,他和叶辛是老乡,相互了解,就请他写篇序吧。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季克良先生发来的序言,我

兴奋地发了一个微信圈,标题是:《终于,我也有一本叶辛老师给我作序的书》。

与叶老最近的一次交集就发生在今年夏天。叶老从上海回贵州,我邀请他到余庆人石行创办的播雅书院去走走,给书院指点迷津。他非常乐意地去了位于贵阳市花溪区镇山村的播雅书院。我还邀请了一些文友前往。茶间,大家讲了诸多和叶老的交情交心的往事,一个比一个精彩。

是的,与叶老的一次次交往总让人受益匪浅,有时,他一句话会让我醍醐灌顶。

(三)

叶老是一位把作品写在广袤大地上的作家。要读懂他和他的作品,最好的办法是跟着他铿锵的脚步行走。

去年夏天,我还在安顺市紫云县驻村时,那个村叫“同合”,不知叶老怎么知道那个充满诗意的村名,他到同合村看我时,我是没有准备的,或者说满是惊喜。那天的天气时晴时雨,正好被叶老一行遇见。叶老一行到村后,我把晚饭简单安排了一下,就陪着他们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叶老说:“好吧,我们去看看你的成绩,就去老百姓家拉拉家常。”在一位老乡家,叶老一个劲儿地和老乡交流,问乡亲对我的看法,我心里直打鼓。之后,得叶老抬爱,他在诸多场合讲我如何驻村、如何为村里办实事等等。

还记得一次和李发模先生交流时谈到叶辛,他说:“叶辛的作品接地气,读懂叶辛最好的方法就是跟着他行走万水千山,因为,与山水交友不累,与叶辛做朋友轻松。”是的,贵州的山很多,叶老已走过不少,我相信他的胸膛里一定深藏着这些黔山秀水。难怪,叶老说:“在农村插队,白天的劳动是非常累的,挑粪、耙田、钻进煤洞拖煤、在土砖窑当小工、采茶叶、背煤灰……除了上铁路工地和后来教了一阵子书,只要是队里出工的日子,我都得出工干活。劳动之余,我就练习写作。时间只要去挤,总是有的。赶场天,别人去赶场,我躲在屋里写;下雨天不出工,知青们聚在一起玩时,我就找个安静处去写;晚上,我以床铺当桌子,坐在小凳上,点一盏自制的小油灯写——就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写出了两篇小说《春耕》,却被退稿。另外两本写铁路工地的书也被退稿了……”

叶老是贵州文化旅游形象大使,他对外宣传贵州,让人特别感动。都知道叶老为了响应“上山下乡”号召,1969年来到位于贵州省修文县的砂锅寨。刚到这个偏远的山乡时,他就被壮丽的自然风光和淳朴的乡土人情迷住了。从那时起,叶辛跟着村寨的老乡们一起参加劳动,空闲时和他们谈话交往,体验乡民的衣食住行。渐渐地,农

村的生活和知青的生活扎根在了叶辛的心中,他有了自己的体会和感悟。这些体会和感悟一直影响着他的创作生涯,就算回到了上海,他也经常再访贵州,一直怀着对这片土地的关注与热爱。如今,叶老每天仍行走在宣传家乡、抒写家乡的路上。

我先后在两所高校听见叶老给年轻学子讲课,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是:“每一个年轻人,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什么专业,都要珍惜青春、珍惜时间、珍惜所从事热爱的事业。在事业上倾注了你的心血,终会有所收获。虽然收获可能会很漫长,但是你要坚信,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对家庭、对社会、对朋友、对祖国有贡献,你的青春将会焕发出绚烂的光芒!”

(四)

走近叶老,感受到宣传家乡是



天地有此自清新

欧阳银坤 绘

黔北风物

冉鹏

风簸声里听丰年

深秋时节,天高云淡,大娄山脉的层层梯田里,瓜果飘香,稻浪翻滚,放眼皆是一派丰收景象。老农们脸上盛开了幸福的花儿。记忆中的风簸,随着丰收时节的到来,也奏响了韵律十足的丰年乐章。

风簸,是一种常见农具。风簸是黔北地区的叫法,在其他地方,有的叫作风谷车、风车、风柜等。

轱辘随声转,扇帆自在旋。杂尘风里去,硕粒满梁椽。秋收时节,随着漫山遍野的唢呐声响起,风簸的“吱呀”声也开始回响在山村的黄昏。风簸的功能,在农业生产中,用于除去水稻、玉米等粮食中的杂质、瘪粒、秸秆等,让收获的粮食颗粒更

加饱满,更加利于收藏。如果收仓的粮食杂质太多,会让粮食质量下降;如果瘪粒参杂,储藏的粮食容易生虫、腐烂,让粮食遭受损失。

风簸形似“木牛流马”,由四只脚支撑,高五尺、长六尺,外形略显臃肿而骨骼分明。风簸虽然是常用农产品,但改革开放初期,并不是家家户户都能添置的农具。有的家庭人口少,使用风簸的时间不多,便没有添置风簸的意愿。在山村,多数人家也没有把全部农具置办齐全。好在山里人都很质朴,从来没有因为哪家缺少农具,便没有工具可用。交换和借用风簸这样的农具,也成为山里人相互帮助、质朴待人

的见证。

使用风簸,很有讲究。开始时,需要用撮箕把谷粒装入谷斗,装满后,再打开谷斗开关,用力摇动摇手,风箱里的扇叶便随着转动,产生风力,漏下来的谷粒随着风力,饱满的便从出粮口滑下,瘪的谷粒和杂质从出风口吹出。使用中,讲究的是用力均匀、力道把握精准。如果用力时大时小,簸出来的粮食要么杂质并存,要么把颗粒饱满的粮食也随风吹出而造成浪费。

风簸的使用,讲究的是协作。秋收时节,满地的粮食晒干后,为了快速入仓,就需要两三人配合作战,一人摇动摇手,掌握簸谷的节奏,一

每一位家乡人责无旁贷的使命。所以,我常常想起叶老赞扬著名文化学者刘学文的那句话:“学文都定居北京了,还把所有的精力用在叶辛好花红书院和天下贵州人的活动上。他就一个想法:宣传贵州,热爱家乡。”这么多年来,刘学文张罗着做了叶辛好花红书院、叶辛荔波书院、“叶辛新书见面会”“叶辛与他的朋友”“叶辛与贵州”等公益活动。那是真正的出思路出精力出钱出资源,而我每次点赞学文时,他总用诙谐的语气自嘲:“做文化也是体力活儿。”总之,实属不易。

我这样解读叶老:“叶辛,叶辛,一片树叶的艰辛!”他身体还好,还在不停地挤出生命的文字营养后学。

是的,只有扎根于人民的作品才属于人民,也只有人民喜欢的艺术家,才称得上人民艺术家。

叶辛正是。

近日,我们一行应赤水友人相邀,到赤水市复兴镇凯旋村榜上组友人的亲戚家做客。

车刚出赤水城,便钻入了一片葱绿。公路边上竹树环合,遮天蔽日;公路下边,也是一层绿竹托着;公路对面,竹山横亘,偶有几户白墙红瓦的人家在林间闪现。左右两边大山夹住山脚滚流的赤水河,河面蒸腾起稀薄烟霭,向半山腰升起,扯住了自山顶罩下来的浓雾。真是白绿掩映,如梦如幻,恍若仙境。

在无边竹海中穿行二十多分钟,然后左拐,驶上一条小路,向山上驶去。

行约十几分钟,至一山湾开阔处,映入眼帘的是几户人家。几户人家在山湾右边的土台上,白墙黑瓦,黑瓦在湿漉漉的空气里泛着油亮,房子后面是望不到头的竹林和云雾。友人说,这就是榜上组他亲戚家。

把车停稳。刚打开车门,丝丝缕缕的云烟就飘进来,一下子把我们团团拥抱着。无声细柔的拥抱,让我产生了“飘飘乎如冯虚御风,羽化而登仙”的幻觉。山间清凉湿润的气息沁入肺腑,润透骨肉,便神清气爽、仙风道骨起来。

一行人迷上了那条从山上淌下来的小溪,蹲在溪边,掬一捧山泉入口,惊呼:“好甘醇的泉水呀!”

旁人笑道:“老师怕是想酒喝了?”

友人道:“好酒需好水,赤水河水酿好酒嘛。”

说笑间,土台上第一户人家门口出现一精瘦男子,向我们大声打招呼。

男子家小院,有简单别致的院门。院门进去,靠右堆了一人多高的柴垛,靠左是一个石砌小池。小池水色清冽,池中央是山石堆成的假山。假山上有些不知名的草,有泉水从假山上的竹槽里滴出,叮咚作响。

我用杯子接了一杯,一入口,那种山泉水特有的凉爽,让我精神为之振奋。淡淡的甜爽在口腔里久久弥漫。

这时,屋里走出一位老妪,招呼道:“各位远客,辛苦了,快进来喝茶。”

走进屋子,屋里虽没有装修,但是整洁素净,一壶热茶散发着醉人茶香。

交谈中方知,这位口齿清楚、笑容满脸的老妪,已有九十高龄,并且她家代代都是高寿者。

攀谈一会,老妪忙着去做饭菜招待我们,男子就带着我们朝房子后山的竹林走去。

钻进竹林,我一下被眼前的奇景迷住了:一根根碗口粗的竹子笔直地竖立在眼前,它们静静地站立,挺拔高大。有人用手掌拍击竹干,竹梢浓密的竹叶发出簌簌响声,竹叶上水珠纷纷洒落。

我们继续前行,行约半个时辰,一堵二三十米高的红褐色山崖挡在眼前,那种压迫感,让人悚然。山崖顶流下来一挂水帘,“噗噗”击打在崖底红褐色的石头上。一根黑水管从崖顶垂下,连接到一块大石头上银色的储水罐里。

我随口吟道:“野竹生烟霭,飞泉挂赤壁。”

男子指着储水罐对我说:“老师,你刚才在院子里喝的水就是从这里接过去的,这个崖叫铁匠崖。”

湿漉漉的红崖上遍布青苔,随青苔生长的还有一种类似爬山虎的绿藤,这绿藤枝枝蔓蔓,爬满了山崖。随行者有一位中医,认识这些绿藤,说:“这就是崖爬藤,割去喂猪喂牛,猪和牛都不会生病。它还是中药材,有凉血活血之效。”

这时,男子用手指着前方低洼处,说:“你们看,那些小树丛就是板蓝根。”

我惊喜地走过去,掐了几片叶子放到鼻前,闻到一股淡淡的药香。一大丛板蓝根杂乱地生长在这阴湿的洼地,每株大拇指那么粗,高约两米。板蓝根叶呈椭圆形,嫩绿肥厚,风吹摇曳,似棵棵翠绿玉树。

我们往竹林深处望去,只见远处迷蒙中,几棵两三尺高、枝干黝黑粗壮的桫欏树,像几把大伞一样矗立在那里,摇动着繁密的细叶,仿佛是在向我们打着来自遥远白垩纪时代的招呼。

竹林周围的土都是红色的。雨水充足的红土地养育着这里的竹海,养育着这里的桫欏,养育着这里的奇花异草。

这正是“竹深树密僻静处,时有珍奇藏绿丛。”

就这样,我们在竹林里徜徉了两个多小时。走出竹林返回时,我忽然看到路边那些椭圆形的红石头上生长着石斛。我在书中读过,石斛被古人称为“仙草”,欢喜地喊:“大家快看,好多‘仙草’呀。”继而,发现路边树干上也长着“仙草”。大家跟着我,欣赏着一棵棵“仙草”,喜爱不已。

男子见我们痴迷的样子,说:“这些都是我种的。石斛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还可以观赏。开花的时候,可好看了。我放在网上卖,都卖到新疆去了。”

我问道:“大哥一年到头除了种石斛卖,还有别的收入吗?”男子回答:“主要收入是砍竹子卖,年收入大约有七八万元吧。”

回到屋里,老妪已做好一桌饭菜:水煮嫩南瓜、白切腊肉、油炸洋芋片。电磁炉上,煮着小西红柿鱼汤,一锅青红,十分诱人。

男子从酒坛里倒出石斛泡的酒,给大家一一斟满。我们就着喷香的地道农家菜,大快朵颐。爽朗的笑声,在山野里久久回荡……

乡土黔北

刘永胜

榜上竹海